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吾汶藁卷五

宋 王炎午 撰

祭文

祭劉司法夫人羅氏

嗚呼痛哉哭母未幾聞夫人訃弱妹可憐哭姑哭母夫
人平生母儀可傳救災賑鄰如舊姻眷吾母羣從夫人
所歸兩家兒女婚媾相依四世團圞年踰八袞二母厚
道得天者一奈何疾革一復同時遂舍吾妹朝往暮歸

吾母既逝夫人小善休戚相關幸一母在曾幾何時惡
風西來形枯淚盡洒血為哀夫人病中且問吾母吾妹
吞聲辭曰小愈夫人問妹汝何憂遽妹應夫人二母病
故一死未保猶念吾親行道之人所不忍聞生死病死
一一相類其不然者夫人夫貴葬復同日二母何緣魂
其相望萬古千年

祭彭梅軒

嗚呼天遺公年二孫成立迨公棄捐憂患涉歷今者遠

日如公在時聲華藻藉庭戶清夷眼底曾孫嶄然頭角
源遠流長有種斯獲嘉言碩行衆口成碑素車白馬載
道填溪西州之門出不復入冷日孤舟行道為泣鮑知
庾顧初意謂何報公無自媿公則多予捉梅花萬感一
酌南枝已摧北枝可待失聲似咽墮淚如鉛如公可負
猶有黃泉

代兒壽孫祭外姑劉孺人歐陽氏

嗚呼外姑已矣甥之事外姑者如此而已矣躋祭禮嚴

柏舟誓早事長而盡其孝教子而玉于成謂宜色養日
長弄孫娛晚何百年未五衰乃一疾而不可起耶婦德
母儀善言淑行賴令子伯仲朝談暮想使聽者不忍聞
而言者不得休行將著銘以樹于千載甥也一言而措
則為隨矣獨為凡質辱在甄收至于為體則亦外姑令
子之所教母留愛女俾夫從妻子善事親要壻共養蓋
控辭再四而不獲非見利而自趨有所要而後進者于
是又三年矣外姑撫顧令子挈提其得免飢渴脫水火

者何莫非德然以別二親而奉外姑舍諸兄而從令子
朝侍夕養稍遠則追上彌下縫微拂是懼方且進殫酬
應退廢耘耔巷誚街談抗顏不顧蓋自謂奉命承教可
幸無負豈意外姑捐棄骨肉飢寒死生離合之際已有
不忍言者夫招之可來者麾之固可去矣進退以禮誰
得而違之耶嗚呼生我者父母也而既老矣館我者外
姑也而既送終矣嗚呼外姑從此辭矣

代兒敏孫祭外舅高逢齋

嗚呼不善之類耄耄期頤公不上壽善者則疑衣紫腰黃可貴可賤公懷其才而飭其行微言似易人不可違小退若懦人不忍欺豈一利交無我誰怨豈不勢接不競誰辨而况家訓懇懇勤勤我積我累勿斧斤家之太丘鄉之王烈樓棣春融堦蘭秀茁六藝之學談析如飴過庭得之聲聞四馳偕老鹿門課孫娛晚色養情深百年猶短微疴可飲尊者之常天奪何遽變起倉皇午飯夕催連輿載月生女何為不及一訣誰無子壻誰無

丈人慚承愧荷撫愛皆真甥于外舅如子職可辱公我
壻而不壻我所不敢數恐累勤渠早知有今其忍踟躕
外孫拜晚幼病之故既見復病更累憂顧嘉言碩行服
膺媿魯壻愆必戒私心必吐西州之門西州之路甥舅
之情永絕千古

代姪孫真孫祭從舅彭竹岩

嗚呼昔哭公喪甥有母在今公歸窆母不可待公與吾
母雖從而親哭母念母後死何情緬想儀型高風抗直

倔强如爭直道如激早逢世難諸從齊馳宗祀無恙間
里安居花竹園林詩酒庭館吏塵不侵客座常滿人生
逸樂當在暮年變成禍會何數何緣一子父慟一弟兄
哭言喪序逆情乖得年何促嶽崎孤苦公冀後彫云何
中壽魂復難招惟公令孫出自仲氏繩武應門如公之
世長兒非才聘公孫女公不及見而公夙許亦既依託
敢負一言既言于昔哭公弟前弟後兄先二旒舉矣二
旒舉矣不復聚矣行道有知猶為沾襟甥不痛絕甥獨

何心

祭姻家新齋劉又新

鄉之善士非公而誰公之長嗣復肖似之厚德盛年公
訃何遽長嗣未幾亦從公去事不可詰天不可知我不
為惡昔人所疑公之平生懷才遜世伯倫之達少游之
志簪纓在前公獨辭名山林在望公獨依城田里歡聲
親友交譽其不然者不善或惡真姪非才公錄為壻依
倚纏綿副余初意方期久遠中流失船姪如喪父余亦

惘然余戒斯姪勿負公義中表兩家如兄于弟鬱鬱牙
丘此公之墓先兄何緣行託子所二公平生意厚德齊
魂如有知當必依依清觴何為載酌載舉嗚呼新齋尚
能飲否

祭外舅側室

劉所存生母

嗚呼外舅外姑不肖甥不及事久矣得見夫人如見外
姑而今復已矣外舅五子出于夫人者二為六一哥六
四哥六一哥復不得年自外舅外姑棄捐後夫人歸然

晚福受子婦孫曾之養者三十年壽幾八袞歿無痛苦
豈非賢淑勤渠事長撫幼盛德厚積之報乎某辱塔門
牆且老其所持迂踈如昨無一可以幾夫人子若孫獨
早慟二兄與六四哥幸不幸適相似而吾母復先亡蓋
常泣愬六四哥公有母在何不能期年耶某去春哭我
長孫是為夫人外曾孫未幾哭母族妹之姑于妻族今
春哭夫人冢婦曾未數月又哭夫人果何樂乎人生果
何愛乎骨肉何其聲之相似也何其變之相屬也西風

古道墳木悽然此堂此酒何世何年

祭姻家梅軒彭雲則

嗚呼梅軒竟至于斯聞者嗟悼矧在親知孫曾四世始
終五福天之所難公之所獨若僕與公辱知早歲邂逅
平生如兄如弟兒女之緣婚媾區區乃累他人攘臂驚
呼我之感公則不在是何見何聞衆棄復取去冬城寓
記辱過從俯仰今昨促膝從容僕嘗告公意長世短遺
後以安優游歲晚辱公畢從謂已區分何其易簣尚此

紛紜變出非常事有當急內理小乖外言以入諸孫祖
武姻黨比鄰中表攜持公死猶生緬懷疾革面不得近
訃莫之聞弔莫之進固知此罪非我獨然悠悠遠道我
則自憐豈無老成主相喪禮一死一生今已如此遣兒
會哭父淚于家僕之報公竟如斯耶

祭姊丈菊存劉所祥

嗚呼菊存猶能飯耶奠公哭公亦自哭矣余生何命早
罹百憂行年廿四先父見棄曾未五表二兄俱亡伯姊

事公棄弟更早仲姊弱妹良人繼捐吾母昔在今亦已
矣熒然阿奴賴公後彫休戚相關患難必赴肝胆相照
彷彿古人花竹巾車行間徑造來往風流共此歲晚今
春致公公却對牀余言此生對牀有幾公歸得疾幸謂
既安何知對牀語竟成讖余嘗告公余必先逝為文以
酌公當何情公每戒余感愴太過今公又往其能不悲
記公盛年意氣邁往世更科廢野服葛巾鄉黨儀刑宗
族元氣坐客常滿家釀為傾天之厚公康寧壽考孝友

之報衆子色養遺經之效長子能言而况可人孫曾繞
膝慰公遲暮當復何憾所未慊者少子未婚公有遺言
奉者惟謹匡持門戶如公在時有不然者負公則忍鳴
呼菊存余何言矣內外兄弟六人五非孤注危殘其何
能久公行冥冥見我父兄為言孤兒來有日矣

初奠起起今歲蛇讖驚夜夢

没于
巳年

休休明日蝶愁瑣

秋容逝者如斯夫魂兮歸來些

亞奠平生友愛忍伯氏之先傾三世團圞悵一翁兮

安在天高地厚世短意長

終奠燈前細雨尚懷尊酒之笑談門外落花無復小
車之來往何嗟及矣涕泣漣如

祭妻弟劉所性

嗚呼所性亦塵余哀耶余既匍匐哭所性矣後六日會
哭或謂余未必再至而不能不至謂余未必至者以余
固悲乎所性矣不能再至者人固各有意也古人道
路相遭一言合意即握手如平生甚者相許以死無吝

色况余于所性為異姓兄弟死生之際能無情乎獨惟
余壻于君門者十有九年矣其間承平者五年其五年
之間不得以冠蓋相爾汝又三年哭外舅而進始得與
所性仲伯識繼是所性或投謁公車或問津榮途而余
以戶門多故郡邑奔馳亦時得一邂逅往往吾之所持
迂疎顛頓視所性意氣百倍直如短翮之于孤鶩其勢
自不得不遠耳霜降水涸歲晚或得相從而君已矣歲
初聞難兄卜新宅君與諸季攜酒過之盡歡此常情常

禮而傳者為美談可喜也亦可感矣余雖不得躬俎豆而且為之驚喜亦豈知一日揖遜遂為兄弟間之永訣耶嵇康且死顧其子曰巨源在汝不孤矣晉之曠達稱嵇阮而康未忘紹于巨源康以為有知己者可以慰平生而保其他日死者有知吾知其有不釋然者歟雖然上有難兄下連三弟一子寧有憂乎其肯俾嵇阮輩笑人寂寂耶嗚呼春風兮故宇神遊兮何處杯酒兮何為哭君也歸去

祭姻家高逢齋

嗚呼春風著物春雨既濡是為公初度之慶是為公後天之初待公不歸不特中表骨肉之慟而鄉里遠近識者聞者無不黯慘而嗟吁尚論平生非過非諛知忤物之非道也退非小怯慮急利之傷義也近厚非迂謹出言而人莫不信持一真而人不謂疎蓋萬石君不言而躬行之流馬少游鄉里稱善人之徒一經之遺葉寔充腴暮年之味課孫讀書入共德耀謹藥裹之助出友二

季永詩書之娛借使百年其餘幾何胡為乎君遽遊廣
莫之衢余兒君壻失問起居洎聞命而奔走徒顛頓而
號呼人何樂于有女而得壻曾不如童子之坐隅余昔
過門必造庭除忽忽聚散意密跡疎尚圖秋早徑造依
稀雖所圖之余命而顧慮之渠渠寧知永訣寄此踟躕
余于親友何能驅馳獨誼分之當盡忘利害之切膚嘗
聳公之餘論究余懷之區區此昌黎每輕于勢利之合
而重悲夫知己之無方撫心而驚喜乃回首而歔歔嗚

呼余子余姪有十其軀門戶之託歲傾月殂幸二老之
後彫聊依倚于桑榆公又舍我而去去能不驚絕乎一
注之孤余病已痼余目已枯惟公之不可負忍不提攜
一哭而庭趨倘冥冥而有知豈不知哭余生之須臾

吾汶藁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吾汶藁卷六

宋 王炎午 撰

祭文

祭姪女慧一娘

嗟哉姪女生世何為起家志在身世已非夫待如賓舅
姑似佛更負母恩此恨何極汝父臨終為汝揮毫手澤
具在我誦則號汝父一女汝兄一妹豈不念汝汝命不
待人誰不死汝死傷蚤一兒既化一女在祿汝母念汝

以汝女隨汝兄奉母挈汝喪歸我家在南汝墳在北歲
時麥飯携步可得憶遣汝嫁汝父戒行叔豈不送病訟
纏綿今汝歸葬汝父已死叔乃在城一慟送尔八十有
二祖母在堂聞汝歸骨老淚倉皇吾年五十多病如繫
九京相從其幾何日我子我姪使視汝藏果有來生歸
來無忘

祭姪成已

先兄大翁長子字有成第行成一大
德丁未以應門没于洪痛哉至大中

十一月二十九日
葬于住居東邊園內

吾兄之子吾父之孫既慟其亡忍棄其存維持匡救若
保赤子有一不然我生猶死忠愛無窮勢分有限言諄
聽邈形隔勢斷不坐淺躁不為沉淪深若獨善淺不顧
身骯髒排山經綸談諷履險如飴機失如縱最可痛者
反汝所為下至臧獲退者進之祖奠倉皇何忍及此庶
幾昭白其穎有泚閱歷未深庶或改之家慶未竭尚或
相之因時權厝汝則已矣萬一改卜吾不見矣

祭三從兄定翁

嗚呼兄沒一年今葬矣葬始克為文以祭時有母葬故也不肖弟於兄為三從兄弟十人殤夭者三冠婚者七十人之中兄之一兄二弟不肖弟之二兄俱不得年至戊戌零落殆盡存者惟兄與不肖弟二人而弟之得于天視兄為稍厚者老母高年耳故奉親之餘時得從兄盃酒談笑兄患足不能常為弟來弟又不能常往兒輩每強致二老而兄不能復留宿對牀每以為恨癸卯春母病弟不幸哭母庶幾有兄遲暮相友或評論先世舊

事得有考證豈意僅及一年兄又舍弟往則求如前者
不得對牀之恨復不可得于是三從兄弟十人之身惟
弟未亡耳老境病軀不堪悽愴夕陽殘漏聲光幾何在
他人得此未必不以為幸不知鍾情者能堪此乎否也
兄嘗以棺木之制為慮病中所議今吾姪真孫奉以周
旋不以累諸孤矣又至未了兒女之念弟嘗復于兄曰
弟不即殞當隨力所至使男得識字女得所歸九京早
晚相從此言當可復耳嗚呼兄往矣願告我父兄曰未

亡子來侍有日矣

啓葬先兄祭奠

嗚呼痛哉先兄捐世於是六年矣不肖弟乃能相兄子
卜葬則陰陽山水不得不謹而兄所知也兄為家之孝
子鄉之善人國之名士弟既不揣而誌諸壙自兄歿後
不肖弟撫教諸姪如已子今長者已成立少者各向學
家事視前無失墜冥冥當必知之獨不肖弟痛心疾首
先父見棄後弟常侍二兄每以諸長上百歲之事為慮

以為生養死葬經有明訓可法可免獨恐病革之際或
證治多疑或拘攣瘖痼則扶持救療事為最難然恃二
兄老成諳曉藥性不肖弟竭力左右或免踈憾豈意伯
父二兄相繼淪沒不肖弟惛然奉老母而母又見棄矣
昔之憂者既萃于一身而老境病軀其何能久自懷私
貪生者觀之則以後死為幸而不肖弟每一念至如夕
陽如孤注如壑蛇餘尾如鷄三號更五點之夜如殿後
軍如孤旅未得息途遠而日已暮上無可奉之親世無

可樂之具幾何其不相從也寇烽未息人事難知抔土之計不得不亟而遠且僻則非所敢安也今以十二月十九日奉先考妣合葬于瀘邊故宇之前山是日並奉先兄葬于暇詠鋪北之牙丘故從兄益齋之墳之左復軒之墳之右三公皆宗門之善士生共族而死託隣泉下為不孤矣亡嫂劉氏亦以是日葬于兄墳東北之數步如合葬然四旒後先行道悽愴他時或以陰陽不利從而改卜未可知而不肖弟不及見矣嗚呼兄弟三人

坐共食處二兄先逝坟復各所仲兄居東兄卜

闕

祭母劉氏

嗚呼痛哉不肖孤不孝罪深禍延尊母且一年矣忍不
一言耶子孫如昨時物不殊吾母而安在耶行耶止耶
坐耶卧耶飲食耶寒燠如人世耶人言魂爽不昧如人
間事然耶不然耶然也先父曾得會二兄曾得侍耶吾
母坐轎卧轎寒暑衣被已隨時變化曾到耶故左右使
令曾給事左右耶八月十九日不肖孤到安成謝弔客

夜夢見吾母語不肖曰火焚吾衣幾傷吾面不肖孤驚責使令者而覺亟謀歸而收家問則知先晚侍婢不謹燭及棄幃使魂無知也此夢何自來耶其有知也則吾母假寐而化兒女諸孫悉未聞遺誠豈無欲言而夢不及何耶幽冥考較善惡倘誠有之吾母平生持善凡鄉隣貧乏生老病死過橋渡舟各付兒孫隨力拯濟縱有小過神理亦必准除至于佛道救度之事不肖孤素不敢信而吾母諸女與諸孫拳拳汲汲不肖孤忍不從耶

茲事可信耶曾受用耶吾母得年八十有六生而康寧
沒無病苦男女內外曾玄六十餘人于人事可少憾恨
獨離亂依城奔馳跼蹐不能盡一日之養事定而歸方
將重尋園林之樂而吾母不逮矣吾母初見棄時諸孫
穉日繞棺尋叫祖母今期年矣不復來矣嗚呼痛哉

葬祭先母

嗚呼不肖孤將以詰朝奉吾母出華堂而下幽室矣痛
可言耶少留靈柩事亡如存子孫豈無意不惟于禮不

容且寇烽未息不得不割情忍痛盡此千古吾母生前
嘗言葬宜卜近宜傍人村七尺村雖吾母病中嘗喜其
近然于人烟不相接今于住屋前山內卜厝奉先父合
葬焉比七尺更近如在家矣曾玄以後春秋拜掃得以
近不違且不肖孤便于攀倚以卒餘年山水外勢儘無
兇惡壙內左右前後皆有石限制使不得踰越機緣若
有所屬土色黃而燥又于磚甃盡去濕閉蟻之道或可
千載矣不肖孤又于墳左建屋數間使侍二親之婢僕

居焉他時死亦令葬山之四傍果有幽冥得服事如生前矣是日並奉長兄及兄嫂劉氏葬于暇詠鋪近之牙丘二柩皆過墳前止車停旒存沒交別天寒歲晚四旒分飛病淚為枯滴滴成血

禫除祭先母

嗚呼不肖子所以事親者至是而已矣如此而終矣不肖子不天先父不逮養先伯父二先兄復相繼淪謝煢然阿奴所依者母耳不幸母又見棄而喪未去堂事死

如事生猶若情有所歸洎葬矣仰瞻几筵依執哀杖尚
得事朝夕盡哭泣既奉主歸祠除禿就祥則禮有所殺
而情有所禁然猶有服禫在身喪禮哀情尚庶幾萬一
之未盡而若得盡焉者今禫又除矣禮不敢過矣雖祀
於堂墳近朝夕追慕沒身以之然養生送死之故若于
此時禁絕斷割而無復繫累焉者痛可言耶不肖孤重
念顯揚父母人子之責况先親之所以教惟質凡年邁
學道已晚時異世殊用世則非使二親嘉言善行將遂

晦沒豈惟生無以榮則死無以見九京矣惟自今至死
之年不敢負家訓忠厚之意勉而行之父母之身全而
歸之如此而已矣嗚呼痛哉

吾汶棠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吾汶藁卷七

宋 王炎午 撰

儷文

贄謝疊山

余以宋咸淳甲戌混試豫章補叅太學赴九江轉運司取公文于運使錢觀坐識疊山弟運幹君辱相携劇談並以家書介紹詣其兄之廬

訪新亭問神州南國再夷吾之望過黃河見秦華前修
一歐陽之歸天相斯文運開嘉會恭惟某官與古人友
為天下儒雖小試于經綸終見疑于瓠落龍川之文稼
軒之句學則過之祖述之揖元龍之樓意可悲也豈名
高固鬼物之所忌亦見定或氣數之不容匠豈巧而旁
觀醫能治而不使惟南北之判而二自秦漢以來而三
外攻者每睨中原而長驅內據者竟成長江之飛渡周
謝蕃屏僅可走於曹秦孫陳淫荒能不移于隋晉恭惟

幸逢昭代度越前朝英君訪洛之成王賢相救時之諸
葛奈何國勢稍異古先自龍渡建邦承平何啻百載暨
鹿磯解甲休息亦且十年豈撫此東南半壁之全而不
解襄樊六年之困倍道齋糧攻堅持久彼慮觸藩則必
除因臂使指愛齒護唇此乃墮甑而不顧將帥陳往事
則人人瓦解藩維無鬪志而處處風寒當局者如人醉
覆舟之中身已溺而魂不悟憂國者如馬走畫圖之上
勢欲往而形則拘事既亟于燃眉誰獨為之流涕某江

左末系廬陵晚生慚用世之非才欲榮親而無計短衣
匹馬射猛虎徘徊李廣之風刻篆雕虫非壯夫荏苒揚
雄之笑逐洪圍而一試脩唐館之諸生觀北方之強但
知學走知南風不競猶欲怒飛從此忘家因而觀國頃
歷九江之重鎮有類兒嬉繼乘兩浙之要衝不聞邊患
幸弋陽為朝宗之徑而東山有憂世其人比于大帥靜
觀之庭得分上幕季方之席辱憐小草之志俾叅大乘
之禪遇天良難及門敢後非苟求于利達亦欲吐其平

生惟標榜過高李范自知不免而聲氣小斂韓蘇所以
來歸非獨身謀雅為時屈念學校可許補闕而揖遜非
以救焚亦欲昧死而上陳豈敢諉言以干進踈遠及河
北切欲附李翱之憂興亡卜江東行矣挽潑源之起忠
愚不詐狂斐非誇

延祐乙卯八月為族孫智則修居梁文

輞川之別墅成既安大隱河汾有先廬在尚念初基繼
述超乎常情完美特其餘事茲惟某靜安辭寡敏練才

多綜劇務而不見其勞動小物而非流于屑直宜用世
而重出山因辟地為城郭之依乃隨處成室家之美聲
名日起基業川增門前車轍多公侯堂上樽俎勤皂隸
家有俊子館有快壻庭有佳客塾有嚴師倚竹而聽絃
歌折花而共觴咏平泉石永寧畫勝興何多蘭亭帖善
和書傳家如昨顧方慟吹篴之無後乃載歌美璋之有
詩事之期于人不皆齊賦之必於天獨何審是可占餘
慶之積其能忘前人之勤買宋季雅之新隣雖費錢已

百萬計荒蘇子瞻之舊宅蓋去鄉亦三十年將以庇賴
其後人何可蹉跎于吾世於是索筵筭而歷吉于是召
梓匠而掄材一念初回百堵皆作東階之梁木無恙物
得其先西樓之棣萼重輝情深所寄饌賓親而前榮秩
秩庇寒峻而代舍重重先祠之神氣有歸羣從之輝光
相映行登顯仕擁朱章而遂歸榮定有飛仙歌黃竹以
倡成相羣工並手六偉齊聲

東樓閣空明受兩峯一澗清泉流不盡直須到海

快朝宗

南 古木千章雨露酣
長日薰風琴一操
時分吟思到晴嵐

西 隣牆萬瓦碧參差
相看不但培桑梓
葛藟綿綿是本支

北 萬竹青青還舊色
他年定有鳳凰栖
何須海上神仙宅

上 萬里清秋凝遠望
白衣蒼狗只須臾
闌干依舊

環青嶂

下 白雲幾度思親舍月明清夢繞城西市聲何似

粉榆社

伏願上梁之後風雨相安江山有待際春回于文運行
羶復于家聲僮僕歡迎稚子候門未許斂裳而返粟里
旗旄導前騎卒擁後佇看懷綬而歸會稽福祿綿綿子
孫世世

本宅瀘邊起居梁文

天將興王氏歟宅氣又一初之起吾必在汶上矣族居
合三從之歸雖小人猶有闔廬可吾世而忘故宇緬惟
先伯父訥齋先生先父槐坡先生派司空系世長者稱
文學爲衆之師孝友成鄉之族夔同三世將尋張公藝
之風裘敝四方早慕陳龍川之志時既乖乎分表隱遯
卜于瀘邊相饌給則母力居多董工役則兒癡是訓謂
峻宇雕墻者國且戒而華門圭竇者儒之常陳太守臺
已高前修薄其誇世之見杜少陵屋安在後世修其庇

寒之心每念族里之無家悉俾幘幪之有托各得其所
乃葺吾廬內嚴祖考之祠外秩賓師之位堂寢眠食計
必儉無華庭榮揖讓區必寬無陋齋聽雨而二老語夜
樓待月而衆賓談秋濃墨大書彈壓山川長篇短詠衣
被花柳乃崇先志惟恐不時不程中人之資每取常收
之半寒者饑者病者逝者濟涉者當厄難居衣之食之
藥之殯之方舟之惟力是視亦曰義而已矣豈為天可
必乎巢等鶯遷運如蟄啟所欠孫嗣于此而卜美之璋

闕

于此而連薦之刻不先不後如種如收

闕

過之深乃一旦失肯堂之舊充耳參元之

闕

才驚心柴桑之災而守其里既遇否斯有

闕

乃因革而成鼎峙之規棟楹藉宿種之餘

闕

初營之底法丈夫雖無事一室然不能

闕

宗

子乃得承先祠若不有先祠何以子敢

闕

廢經

營惟闔門撫螽羽之蕃故因地成兔窟之

闕

姪而南

道北道兄弟而東頭西頭或有委而去之此則末如何

已尚期諸少共聽一言裴楷營新居揣伯氏意奉之而不
靳卜式成先宅憫少者狂昇之而不休此事吾情他
年古道惟良辰之不早協于暮景亦自懷疑大方家見
憐昔恐舍一蝸而無措小兒輩妄舉今乃梁六虹以齊
升衆聽無譁我歌有偉

東 故宇秋風念我翁氣數後先如有約桂花香裏
舉雙虹

南 青嶂連雲露濕藍山下泉流長繞舍為添吾汶

漲寒潭

西 漁洲時共客留題獨倚西樓斜日外書燈夜對

月痕低

北 白雲空對參天栢月明孤鶴夜歸來一笑兒孫

今第宅

上 風雲催起龍門浪功名老去付兒孫好傳宮錦

新花樣

下 三更比屋書聲亞長年風雨安如山却笑輞川

圖八畫

伏願上梁之後江山有相祖考來寧車同軌書同文行
同倫早觀光于上國子有親臣有義幼有序尚濟美于
一門于前人光自今日始

賀醮子

謝縣尹男允軒醮子娶朱縣尹女
二縣尹皆安成朱代謝而來理任

醮嚴仲子好合名家舊尹新尹之間昔巧兆子孫之福
五世八世之盛今遂成婚媾之盟喜吉事之鼎來想慶
筵之初秩花燭不夜蓉褥生春某辱愛惟深往賀或尼

爰藉行人之敬薄為有客之羞讀書煮茶之歌益增晚
福然炬頌椒之宴就迓春年

賀兒敏孫妻兄以孝廉薦得教授

官筮清流年當強仕鳳千仞而下

元字
廷鳳

久應覽德之輝

鷓九萬而南初試培風之力孝廉舉而風俗厚學校重
而禮樂興彼持府檄尤盡子之情況懷天祿而逮親之
養歡謠載道氣類彈冠木鐸傳聲已度梅關之外金蓮

賜夜行依蘭署之光

開其有意
于省故云

回青山趙儀可慰書

伏聞確守孝忱尚持齋禁是可以敦薄俗是
可以勵後人凡在傳聞孰不感動然而酷虐
如此中年何堪創鉅痛深形羸髮變非飯無
以敵暑非味無以強餐大事未終一疾其可
是以有疾則食肉聖人著之禮經于母不用
情君子以爲深悔若使夫人之尚在忍見季
子之如斯事死如事生愛身即愛母願俯從

乎常制非苟徇于羣言某自宜勉公以執禮
之言非敢陷公于不孝之域質之古道而無
媿揆之人情而甚安不拜此書則有餘責伏
惟念其遠歸多事力疾有言使兒書報俞允
之音即吾疾拜安全之賜

比蒙高誼遠弔凶問兒後翁前兩極情文之慟母亡子
在一深哀感之私謝言尚阻于摳衣枉教復屢于銜袖
重憫其形髮之變明示以古今之宜謂養生乃所以終

喪俾變食稍更于常制感泣不能自己徬徨莫知所爲
獨於汝之未安雖行道有勿忍念昔怡怡間之早逝不
幸碌碌者之僅存暮年鷄黍之歡又成昨夢終身羊棗
之慟莫可名言政自疚心其能悅口嗟予季行役固知
無間于九京自吾母用情亦有可由之中道莫容置者
饘粥之食所未忍者肥甘之謀不至跂而及之必信勿
之悔而使疾須有助自難廢聖經之權儻肉于無名不
幾效晉人之違抑此特居喪之末何足蒙勵俗之褒勉

從儷語之酬恐負來章之厚苟存餘息願寬顧念之懷
嘉惠斯文就致調護之祝

代陽昭陽回李晉翁賀書

安成陽昭陽作高安正教諭李皆春年學俱
優反爲副陽雖推遜而終不憚陽善文臺乃
求上高而去兩得獨任李當贊喜以儷語餞
別有夔蛇之憐君其念我之語蓋譏其多足
如蛇故得巧宦云客來語及此且言所答未

快因戲作一答

徵幸三生分教百里敢謂振揚於木鐸政圖會合于干
將年後官居前亦既遜惟陽之柄君來我未去猶若爭
安石之墩故思半壁之合全敢不三舍之先退蓋鑿渠
非獨韓之利而合從亦爲楚之謀逸已勝勞去何如住
曾未辱飲其至乃遽承贐之行慊然揚糝之在前行矣
積薪之居上何寓意鷄鵬之笑乃托辭夔蛇之憐位右
是慚小效相如之避乘同非據不妨和嶠之專

回劉如春賀起屋

晚歲卜居未歌先哭

起屋後
姪喪妻

新元枉駕弔亡撫存復貽

多貺之充庭坐使羣工之動色政慚媿乎兔營窟之陋

乃張大以鰲戴山之誇浚惟大厦之既成合先燕賀實

恐素書之交遺故尼魚傳抑既得于前言乃巧移於厚

道室成自禱何如拔乎萃之云瓊報安能况聞往不來

之命不忘吾慢安見公高

吾汶藁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吾汶藁卷八至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助教臣胡子襄

謄錄監生臣何濡霖

欽定四庫全書

吾汶藁卷八

宋 王炎午 撰

回立齋賀出繼子之長子娶

猶子之子因親而親寔元舅之彌甥纏綿知自聘名宗
之孫子俾迎惟期坐邊正重于主臣俯顧未承于特達
廼僂僂語重以多儀身章因而自新賓庖恃以無恐肅
使下拜揆誼敢辭呼張大喚殷兄又動百年之感問諸
姑及伯姊終期一顧之情感佩萬端俯伏再拜

賀劉菊存壬子生日

菊翁年七十原擬與館中客劉定山往賀定
山菊翁舊客菊翁以眾仲子將期年貽簡謝
客遂以書寬譬並賀

壽方七袞人可百年老子婆婆長飲菊潭之水曾孫岐
嶷又開蘭砌之春堂堂道義之門世世詩書之府某擬
共西賓之舊進依南極之光乃訖訖之有聲指冥冥而
多感固當從意而亦有言使高年而喪二親亦飲酒食

肉唯衰麻在雖鍾情而念仲子此鑽燧改火而新穀升
當謹分之尊卑且隨年而降殺不敢進東門吳之曠論
謂自無而有有而無願勿叛西方佛之宗風當知色即
空空即色齊聲讚詠長壽如來

回劉潭東賀生日

蓋是年逾七十來書云靜中
如兩七十歲曾記昔年復有

絲竹盈
耳之語

正感初生恭承華翰顧虛度七十歲愧壯心間氣之衰
而永感十九年負揚名顯親之責對松楸而收淚聽絲

竹以何情不圖高誼之勤又侈多儀之貺奉卻不敢祇
受良慚如東坡靜坐之言亦既周于倍算慕淮南鴻枕
之記還以祝于長年感激萬端俯伏再拜

回劉菊存賀獲寇

寇黨俱在軍前被獲惟此寇以他故遂留我乃得直

自慚慢藏更遇厚誣誤取不疑之金彼物無怪真書諸
葛之寇衆論何居人皆明薏苡之疑天忍絕莫邪之氣
使晉讐言俱死則報怨之無從而周道旣明息流言之有
在雄甲旣服

寇名甲仔

雌倪更藏

匿寇之兵姓倪

青羶自是我家

王徽

之愧謀不早賊子近出臣族返本自憐

冠姓

賀高逢齋訟殺牛者搶奪帽並珠

葡節後
官懲斷

大道爲公小敵亦勇本非忤物終還合浦之珠尚及登
高還我龍山之帽進虎穴而取子止牛舌之逃奸不妨
老子之投閒旋報兒輩之破賊親朋吐氣閭里揭聲某
適阻塵坐末由躬賀賣刀買犢要令民俗之相歡化劔
爲龍願養神鋒于旣試

賀謝允軒遷居義厯

榮遷勝地遙望故家屋分陸東西輝仍聯于棣萼

與其先因

築室各居而仍相聯

道合阮南北歲長共於椒花

乃叔先徙義厯允軒歲晚尾後

新豐之鷄犬自歸河陽之桃李如昨子孫世世文獻堂
堂某嫻托葭聯情深栢悅不出門庭三五步成此江山
安得廣廈千萬間庇我風雨

賀劉菊存癸丑生日

往賀初度失仲子之期年不謂今朝重冢婦之初服蓋
不齊者人倫之異世而可忘者翁壽之得天八袞肇開

百年可卜無庸以感傷之故而重爲康濟之虧某欲躬
進寬譬之私恐反爲酬應之累劇深贊善敢不拜書教
曾孫作善財喜競進霞觴之盛撫佳兒爲陸賈將共爲
雲山之遊

賀夫婦同年月日

甲辰
生

曲進長生詩歌偕老雖甲有雌雄之異而年無大小之
分不我後不我先霞觴共舉以閩內以閩外壽域同躋
可開家慶之圖方表機緣之熟有稽賀武更頌懽聲兒

讀書婦供珍千載綵衣之樂左垂弧右設帨一朝門第
之慶

代劉立齋謝曾東軒乃似巽堂立齋子民憲悼
亡妻兄巽堂來弔即行

昨辱遠來禮成會哭向子平了兒之願空負初心杜少
陵憶妹之章變成哀惜惟蕭然桐棺之歛且重以錦衾
之華生死一情俯仰千載獨恨德星之輝映乃從喪禮
以周旋誰實爲之我之懷矣致薨而去愧莫陪高士之

風折梅以前其敢廢驛使之敬

代長姪賀親家劉如心二月一日生日

山林安隱體候勝常稱壽詩來未許淵明之止酒

渴疾

愈方開酒禁

戢貪書至不妨安石之評棋座添佳客之玄

談夜課諸郎之吟卷門多清事里合頌聲某莫別塵
紛敢以書賀二分春在海棠開燕子來千載心期蟠桃
熟青鳥至

回姍家劉敏求餽歲書

昨修禮曠旋沫書勤歐陽子謂誰衆指東家之近眉山
翁餽歲一超南俗之高蓋投桃而報瓊猶種黍而吹律
迺若稱頌之過敢陳休戚之同雖載陽又將重于攀號
敏求哭父之二年而五服且見欺于老大宗姍交變涕淚相仍
又減一年遑恤屠蘇之我後相看萬感不知門帖之誰
春問候何如加餐可矣

回劉如心惠姪冠禮

來書與長姪成已賀其弟祐孫冠祐孫乃如

心壻實未冠而成已且不在家遂爲代回

伏辱深情嘉惠長姪謂其弟冠枉一紙之甚榮使此子才豈三加之敢後要亦告者之過徑累使人之來第持家旣拜于衮褒則成人或望其他日至於侈貺敬用循墻固知卻之不恭其如受之無謂知我有素察其無他癡叔無知女有阿大中郎之訓愛女所托終慚天下男子之求永賴提撕庶增造就

代劉新斯行賀廬陵宣差自燕馳驛持酒至洪

省且聞將得士選

肅將使轡寵錫台垣宮壺持雨露之香取知當道官府
列神仙之貴佇拜除書聞絃歌過鄒魯之邦談劍氣友
燕趙之士平生偉事萬里竒觀某喜逐旆旋敢先書賀
親友芳年樂京國况際明時富貴晝錦歸故鄉益期遠
躅

答樞塘劉公榮招飲

望龍門于當世幸托通家遭鴻濛者謂何意疑忘我愧

尚稽于擁篲驚或報于招旌惟君子淡交是宜脫畧邊
幅之表雖後生可畏何足位置俎豆之間感召命之孔
嘉覺歸心之殊劇瞻言竹下尚當效王子猷之來笑指

梅邊或可預劉公榮之飲

公榮晉
刺史

皇慶癸丑三月三日

癸丑

邀宗族親友于吾汶亭

西塘臺山社壇下泉上修禊

會稽山陰一詠一觴昔正當癸丑之歲長安水邊三月
三日今况符上巳之辰此天時千載之遭逢可人事一

朝之蹉過宜修禊典稍紹宗風惟汶上之雙泉對石門
之羣岫可臨流而泛酒可登高而賦詩敬邀合志之親
朋以及同宗之少長卜晨飛旆及暮旋車挹琴館下之
儒生無復遺音之想

韓文上巳日太學一儒生彈琴

學射山頭之仙子

當有御風而來

坡詩注

代劉學村索隣館鷄酒

乙未徙寓青原羅吾所劉學村處吾館一日胡
子岩來聞隣館段止水訓讀南陵叙別胡語

村以帖挑之云聞君烹鷄酌酒諸友當不速
余語村我輩雅戲當以文字且段厚訥一笑
必不速旣而信然村不堪余誚乃泚筆伸紙
余前曰請爲段作君房一笑余放言勸村效
以歸服代書胡一見獨取其專意于非酒之
酒不鷄之鷄而子岩已矣段亦久棄人間俯
仰今昔聊著其本末以示兒孫云

偶從諸子誦南陵呼童之章誤辱明公動北海對客之

興嗟唱籌要非實餉而盡餅何自克饑况聞梅林之言
渴當自止如過屠門之嚼快實何從悵口腹之累人乃
聲音而求我不妨想像相與模糊吹水添金杯舊狂未
減見外求時夜有意速來

代學村再往段止水

自憐暮景稍事老饕持螯執杯有懷雅趣烹鷄酌酒忽
聽好音故於同聲同氣之求而有既醉既飽之望從而
氣槩豈不風流武城聞歌往聖且牛刀之戲青州從事

大賢有烏有之吟皆嬉笑以爲文何啻鳴而盛氣見卯
求時夜本亦寓言如羸與螟蛉不妨設法

代段止水回復學村螟蛉之譏

撫景高歌有人妄想烹鷄酌酒我本託之空言失鹿怨
蕉君乃以爲真夢可憐謀食且不知幾平生公榮坐視
嗣宗之飲千載郭泰肯分季偉之甘見可欲且不動心
何過耳而求克腹得已則已不然必然舍名教而弗居
夜眠甕下知非義而不已月攘隣家惟此是圖克子之

腹

代學邗往報段止水月攘之誚

某貧饕易改刻忍難逢酌酒烹鷄縱模模糊糊愛屋及
烏宜礪礪落落非貿貿然之來者何訑訑然而拒人子
瞻二客之遊婦發藏而魚酒脩元伯千里之約母爲具
而鷄黍供曾謂丈夫不如女子既無意陽關之勸乃教
以月攘之非鵝雖變鴨頭賦質已定鷄不爲牛後遺臭
奈何

大正四年



吾汶榮

十

五言文藻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吾汶藁卷九

宋 王炎午 撰

題疏

王宗約干作屋

平生慕陳仲舉一室茫然他日求杜少陵萬間安在此
曠世之所通患豈晚節而可迂疎惟安成之文獻不乏
人而瀘溪之節義著于史儒有宗約公之嫡孫皇皇乎
往教之勤忽忽乎無家之念謂堂構弗克奉其先志可

宗廟無以示其後人牛山之木瓊林儀封之地金埒每
謀束手于是贈言蓋困厄通有無者守道之權而假托
事俯仰者習俗之壞既處約而安素豈問舍而求田分
必棲隱而非吾廬此不痛心焉用取友且所至高第篤
青青悠悠之義其可使吾師賦脩脩翹翹之詩不吝周
旋當有興起倘得輞川之勝地願共知己者遊既還河
汾之先廬當有濟世者出

爲前朝貢士宋則陽于買棺木宋君則陽年踰

七袞時制茫然生死相交情當有憫

種東門櫬而爲櫬計已失于初年指牛山木可以棺事
難期于他日彼引囊而窆者曠于禮而荷鍤自隨者
儉此情爲此惘然傷哉貧也睠言古道猶憐天寶遺民
之漸稀豈有仁人不念成淳貢士之垂盡矧厯厯交遊
之舊重悠悠休戚之同信不棄其平生義可謂之知己不
慚誤活生前但遇桓荆州倘得全歸身後無煩劉長史
爲善最樂圖報安能

爲族長順軒干族人整屋買壽木

杜陵庇天下之寒用情迂遠鄒湛瘞瓦中之骨談夢誰
何念此同宗遺吾一老得年七十悵時制之無從有室
數間厯年深而欲壓傷哉貧也念此惘然既生無以庇
其子孫而死亦必累于宗族畧推感激卽慰淒涼使數
世之敝廬晚無所患且八尺之遺體終有所歸圖報安
能爲善最樂

安成南玉荆山通濟橋化修

茲橋前朝玉荆山劉永州所建岸移橋壞三
址僅存涉漲履水過者良苦欲謀興復敢告

有緣

玉荆隔衣帶水題橋記五馬之歸砥柱成灑瀕堆遺址
幸三犀之在物不盡化時有當興此四方通達之途在
萬國朝覲之內省符憲轡之晝夜商車宦轍之歲年每
兼程而患遲乃臨流而莫渡今欲買田協衆力以謀其
復先須築菴延上衲以司其圖如畫江山聞風豪傑長

鯨鐵索翻江面如行天日之玉京野店山橋送馬蹄不
是人間之畧約川靈有相聖壽無疆

東界渡化修菴屋

造舟爲梁東界渡已成平陸買田築室西方教可托千
年蓋既絕而不絕者惟空門爲然而補敝不待敝者
必專職是務至于氣數之感召每觀基業之何如故瞻
橋瞻菴瞻長年千畝地但覺其不足居佛居僧居過客
百間屋未見其有餘顧我江湖豈無豪傑或倡義割膏

腴之壤或聞風捐土木之資言報若欺爲善最樂秋霖
夏潦歸關鍵永無人涉印否之憂晨鐘暮鼓羅幡幢長
頌海晏河清之盛

北真觀渡化修橋菴

北真故宇有胡忠簡所記碑南面長江是徐神翁飛渡
處未能紹真風以度衆厄何忍見病涉之當吾門雖造
舟爲梁已可十年之計必買田築室乃爲千載之謀主
之者以指天自誓爲心予之者以利物濟人爲念或慕

義割膏腴之壤或聞風捐土木之資言報若欺爲善最
樂坐閱瓊田三萬頃風定垂虹之波何須簫月廿四橋
天近昇仙之柱江山偉觀鐘鼓清時

東界渡化修江樓

濟世金仙已現迷津之舸艦凌空劍客尚須近水之樓
臺既諸少爭欲相成則萬間行見突兀使風帆雪棹者
於此息使霜車雨笠者有所歸豈無據胡床而專談詠
之高會有感吾土而賦江山之美携笛弄月色呼酒聽

漁歌何必跋男子而從橋之安既臻厥盛於是病惟摩
不服藥而愈請底于成

東界渡化修浮橋

問東明蹴魚驚徑渡何利已不及衆生待相如擁駟
馬歸來須化水如行平陸惟東界之古渡亦西江之上
流省符憲轡之通行府檄州函之交傳宦遊雜還商擔
續紛雖好義者世修利涉之緣奈趨程者日有待濟之
苦况奸民而鬻渡每諧價以妨時惟客子以征宵徒臨

淵而待旦顧未能鞭石夷險豈不可造舟爲梁然非買
田植生財則無以修其壞若不築菴延上衲則無以世
其功既非吐嗟可成當有豪傑者出儒有編竹濟物遂
居三公位之高佛說作橋渡人當在八福田之上川靈
有相聖壽無疆

題修浮橋

廬陵安平鄉土名浮橋頭

野航受兩三人絕憐待渡徒杠成十一月可更後時惟

西江之浮橋頭如瀘溪之鐵爐步波濤浩渺曾驚魚腹
之魂晝夜往來半是狐疑之客緬懷舊貫重起浮梁虹
板堂堂著脚如行平地蟻封厯厯舉頭便是青天爲衆
因緣有大福德

安福縣靈祐廟壬子火後題修

災由天數 神像巋然

德在人心 廟貌如故

日月且有蝕之時莫違數厄神明不敢愛其舍用殺天

威此安成靈祐之祠接太守官民之屋赤燹已接黑風

遽回消此百年之災

前八十
年曾火

僅及一閔之市

止焚一市
兩傍皆救

之非徼福不至於此則圖報其將若何豈有殞身衛國

之忠廟食可闕

靈王三
世後

起死回生之造尸祝無從

病者
求水

飲之
即愈

興復弘規憑仗衆力幸存舊像重瞻當日之羽儀

行受新封永謝前朝之冠冕

宋代所贈冕
衣皆已焚化

王居有偉聖

壽無疆

青詞

先母薦修

代康氏婦
力疾強作

重念先母親劉氏少日持家晚年受養勢難全於物命
事或忤于人情然以平生謹持厚意渴者饑者凍者死
者濟涉者抱苦可憐飲之食之衣之殯之方舟之隨力
所到下以信於閻里上可質之神明欲求哀矜豈容隱
默如聞地下纏綿之獄專糾生前過誤之愆雖幽冥殊
途不敢究言而母子至情豈可坐視累伸薦拔莫救何
如伏望大慈俯矜誠悃勅冥司而考較察逝魄之生存

小過倘原寸善或錄乞准除於黑業俾莫離于黃泉其
或積罪既多難邀寬典則某願將身代祈賜殛誅庶幾
少謝劬勞寧敢惜茲項踵母嗟予季之情捐身報本天
有好生之德頓首祈哀

行實

先父槐坡居士先母劉氏孺人事狀

先君子槐坡先生姓王氏諱希淮字同甫第行九五世
前居吉州安福縣中鵠鄉策名里之汶源曾祖諱廷字

彥直第行十六祖諱忠改字君德第行三十六父諱朝
用字淑行第行四十五先妣孺人劉氏第行十六娘本
縣欽風鄉吉村嶺下劉氏

闕

汶源王氏派出江左至南唐司空平章

諱懷之長子勲客遊至汶濱愛其山水因家焉宋南渡
直敷文閣廷珪以直節斥辰州號瀘溪先生有文集行
世事載宋史則勲之諸孫也汶族家教本忠厚敦倫誼
科盛時與計偕者代不乏先父與先伯父希旦字明甫

同氣同胞是為先伯祖諱朝達字淑憲之猶子先伯祖
早世無子以先父為後初居汶源東至先伯父先父徙
卜其西瀘邊先父雖出繼而兄弟共三世未嘗分居
沒齒合爨奉母以孝稱祖母彭氏失幼子得心疾劇每
見里媪即推食以授之又不欲使子婦知先伯父先父
先母隨所欲多設任所與先父才多超邁偉風儀暢音
吐慷慨有大志多聞強學讀書一過成誦平生所著述
必宿于理經兵火散逸惟人道易知集擇經史格言易

知者以訓里俗其書今存少年試舉子不利又學孫吳
慕陳龍川辛稼軒之風先伯父好恬退謂先父曰弟有
用世之才可行情四方吾奉重闈當不離于一宿教子姪
不至廢墜弟往無憂也於是挾策干時相歷諸閩既不
合他日蜀閩余公玠求士於左臧彭公師尹師尹者以
居士及廬陵子開薦居士曰人之樂有子者送老扶病
耳惜吾母康強遊而不遇今母病不可離方寸一亂進
未得為忠退已虧孝遂力辭不就左臧子方回丙辰魁

蘭省秘書與居士為貧賤之交及校文省闈病卒居士聞訃曰故人廉貧又無子喪何由歸不遠二千里匍匐至京師獲喪歸助理喪事居士雖剛介族里親友有未善面責不少貸然酬接藹然與後學言必先倫誼疊疊不倦間有爭競者必委曲消釋之嘗謂父子夫婦之間天理稍晦亦或微忤况情分既遠氣稟不齊者乎族有喪親為斂含主喪事饋粥飯不以富廢却酒肉計日有差不以服盡年少廢哀臨則疎者少者亦三日宗族至

今守之丁卯大比先父携諸兒試漕闈族子慶亦待試
每歲試闈爭排競進有躡死者慶適患背疽欲無試先
父曰三歲乃一試汝父老望汝切汝力疾吾當護汝及
期先父舍諸兒而從慶凡三日身為障抱出入且爲謹
醫治以愈其年慶薦焉先伯父先父力雖不及中人而
拳拳奉先志竭力行善每歲約所入半給公私半以行
義渴者漿病者藥死不能舉者棺凶年倡率平糶過客
之艱苦姻族之災患纖悉罔遺孳孳不倦奉兄如父候

問寒暄所欲真有司馬溫公兄弟之風先伯父性寬和與先父適相濟遇事拂意憑怒甚先伯父一言即改容先伯父於儒書外尤好方外醫藥百家之書先父廣求所未見者以奉每食必待先伯父方舉先父没先伯父遇食輒哭曰吾對食者何往獨食何爲輒廢食哭弟哭聲悲痛不可聞聞者爲之墮淚蓋哀之三年悒鬱成疾暨喪終則先伯父亦逝矣先父三子皆先伯父先父更共教督長元長挾書遊沅湘衡陽宰趙平仲器之聘至

與其子講學辟雍石鼓長次方升先伯父螟爲子宋咸
淳癸卯中漕貢季應梅咸淳甲戌補中太學將行先父
戒以詩曰壁流天下士取友戒荒嬉家國關身重鄉山
得夢遲子行雖不惡我老自堪疑莫似遼東鶴悠悠不
可期其後若讖云蓋應梅趨京後先父病且革先伯父
問曰弟何言先父曰弟生長老死太平無康節之德而
有其遭平生父兄之教小過不免而大節不敢失惟母
喪未葬事兄未終義學未成三事遺憾耳又問速季子

歸乎先父曰弟覺去期急速歸亦無及况初至天庠勿
即撓之待我死後遣報則參學事畢矣曰季子萬一不
及訣當何以教之先父曰是子少自有立志但患其過
無成則已成則當念姻族閭里縱不能爲之利慎無爲
之害于是枕中取詩二章授之凡曰弟初得病知已不
免寫此欲寄季兒不及其歸示之其詩曰汶水寄季子
也汶汶湯湯兒行錢塘匪行錢塘遊于帝庠父母白髮
男兒四方豈不念季送之遠翔季也念我戒于荒唐湯

湯汶水季也閭里兒惟無成成則惟理邦家之光鄉國
之庇不得誦稱罔俾尤懟山川生人常有後悔心術之
正家教之嚴蓋宋德祐乙亥正月也病雖亟不亂日與
宗親傳觴歡笑劇談平生若將永訣朔旦後每偃指計
日至初四日則又偃指計時至午時數問家人及午否
家人不以實對頃之見執午饌者過即起正衣冠坐急
請兄至相目而逝次年則世改矣孺人劉氏世儒家相
先考起家先考下世諸孤哀毀甚母教曰汝等不幸孤

汝父好義而力不逮汝輩能勉之即無負矣乃命元長
方升持家事禮賓客命應梅應門戶衛鄉隣于是渴漿
病藥死棺荒糶一如居士在時至產乳之貧者施米肉
酒藥鄉隣貧老七十以上者歲給一綿衣收養道路遺
孩里近小渡設橋大渡作舟更革以來兵寇殺虜焚蕩
何所不有而應梅恐負先訓委身犯難密護防維使暴
更不敢加過卒不得橫盜賊不得肆其暴丙子丁丑到
今三十年田廬生聚若未經離亂者則先親之所教也

元貞丙申避盜州城歲適歉命不肖孤移粟以濟閭巷
及歸而里界安福永新廬陵饑人以千數于所居近南
山鋤蕨本充食每聞里媪言食蕨者僅可充饑而穀氣
不續困憊無力貧甚者雖求合勺屑為飲不可得適諸
子奉食進母却不食問故曰饑人不能屑米以飲將死
忍獨食甘旨耶諸子即日載米登山視饑人肥瘠施有
差米盡又轉糴為繼如是彌月又碎米為粥置通途聽
其自取賴以活者不可勝計或孳死者又給棺以葬事

聞有司獎而不理癸卯春母病革時雪凍連旬應梅以藥進母曰汝家汝族未見其有年近九十者造物所賜吾年八十六矣更服何藥雪凍如此汝以市藥資畧濟鄉隣缺食者吾死不恨應梅如言計戶贈粟病亟問所欲言母曰自我歸汝家家道貧薄汝父汝伯父奉伯祖四十二長者意隨力方便我有金釵一嘗于東家質錢以助洎汝父兄弟力稍紓濟稍廣汝輩享有今日皆汝祖父一念之積恨年來避寇城市此等善事多已間斷

汝輩不協力爲之何以遺後嗚呼身已不保而好善不
變可哀也已孺人天性慈祥內行淑謹事長率下動以
禮法姆儀婦道族里化之每教諸子崇師取友以故賓
客至無虛日仲子方升留心方外不嗜殺每聞戒鷄黍
輒拜曰此子婦職耳願母勿涉傷物事先母雖領其意
而亦不能已也晚年閭內事任子舍然猶喜總其概方
升又以爲言則曰吾自安此不爲煩應梅每探其意則
取不勞心而可寓目者請葭焉即喜覓眉睫諸孫環侍

常謂古訓子孫宜守之不忘孺人没以大德癸卯二月八日鄉人哭之如母至三日服成時雨彌月會弔之日特霽弔賓數千人弔止雨如初洎營殯室適霽連月空後則雨雪大作鄉人以爲善念之報故邂逅之巧若此居士生嘉定丁丑九月初二日德祐乙亥正月初四日没得年五十有九孺人以嘉定戊寅九月十七日生大德癸卯二月八日没得年八十有六長子元長次子方升出繼皆前孺人卒女四人孫男十曾孫男七合內族

外姻曾玄六十餘人先父葬以今丙戌年九月三日合
葬于闕居士生父四十五長者之墳長者性篤厚每一
言一行鄉人取以爲法族里有爭率有直焉得一言無
不悅服者每臧獲有過必三犯乃加責仍先諭所厚者使
及畧懲即勸止每課兒深夜讀書見執燭者假寐即令
先就寢曰此亦人子力單而急義鄉人稱爲長者至今
諸族元日之聚拜婚喪之扶持秩秩可觀比他族爲盛
者其禮節皆長者所定今述先考妣言行之概而及此

者亦居士之志也

吾汶藁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吾汶藁卷十

附錄

大明一統志曰宋賢王炎午安福人名鼎翁爲上舍生會天祥舉義兵乃杖策謁見尋以母憂家居而天祥被執鼎翁爲生祭文以速其死隱居不仕所著有吾汶藁

劉詵先生保舉梅邊先生狀

詵號桂隱
吉水人

伏以徵求遺逸幸逢千載之時明薦舉賢良少見一鄉

之公論庶從學校轉達省臺切見前太學生王炎午身
脩美才世推名士其事親也有溫席扇枕之風其廬墓
也有寢苦枕塊之實文詞高古足領袖于儒宗武事優
通屢削平乎寇難論治體則不愧於賈誼懷義氣則素
慕乎仲連雖邱園高蹈之多年而名譽自聞於四境不
以應詔是謂蔽賢爲此保結關請申上以備擢用允爲
相應

劉詵先生祭梅邊

嗚呼孰不事親而公能盡甘旨盡歡如曾參閔子之以
孝傳孰不居喪而公能苦塊飢粥如王裒徐積之廬阡
其爲兄弟也如連璧竒木千載而不分其從氣類也如
長風健翮而縱高騫其用武則力足以任鄉里之保障
藝足以與乎原野之橐鞬其爲文則精者出寶劍于千
鍊粹者縱春濤于百川賴以排難者以之爲壺於中流
待以舉火者以之爲穀於凶年聞其辯者疑其爲戰國
之處士見其粹者疑其爲山澤之臞仙人方縱侈公何

爲淡服而蔬食人皆行樂公何爲晝忘食而夜忘眠蓋
其可知者已見于斯世之公論而不可知者雖吾亦不
敢以妄言嗚呼公年不躋于上壽而凶傲或至于耄耋
公位僅發于六館而貪狡常一日而貂蟬生材傑而不
見用于天下吾亦不知彼蒼之曷爲其然然詵少而聞
名晚始相識雖十五年之未多貴情好于一日每暫離
而即書常少會而恐失談何微而不窮辯何異而不一
悲悠悠之論交觀勢利以疎密公昔初疾吾往候公公

喜我至剪燭夜中後聞就安每報即喜於公何益心則
如此三月欲盡報公在門雨車淋漓握手忘言益入城
未就乎賢子之養而先急乎友朋之共論慨此意之迂
濶曾不旬浹而公貌之不可復覩公有令子雖死不亡
獨風流之永絕增鄉國之盡傷公魂何之公柩返鄉倘
斯文之足慰尚彷彿于一觴

王炎午忠孝傳

先生姓王氏改名炎午原諱鼎翁別號梅邊學者稱梅

邊先生宋敷文閣瀘溪先生之諸孫也世居安成南汶源里自幼力學業春秋升太學上舍生與丞相文公青山趙公同遊尋以父憂值宋亡文丞相募兵勤王鼎翁謁軍門諭丞相毀家產供給軍餉以倡士民助義之心請購淮卒參錯戎行以訓江廣烏合之衆丞相嘉納目爲小范老子欲授職從戎以母病不果及丞相被執爲生祭文以速丞相之死旣歷陳其有可死之義又反覆古今所以死節之道累千五百言其曰鼎翁丞相鄉之

晚進士也進而父沒退而國亡生雖愧陳東報汴之忠
死不效陸機入洛之恥忠肝義胆凜然如秋霜烈日益
欲爲一死而無可死之地故以死節望丞相其爲萬世
立綱常之志甚可悲矣鼎翁以太學舊生世移運改遂
終身不仕奉母夫人至孝三十年不懈夫人沒廬墓三
年靈龕設遺像又以喪事宿邑城夢夫人謂曰夜來侍
婢不謹火吾衣幾及吾面且急趨至家謁遺像果夢之
夕為跋燭所焚及面而止由是家居跡不至外境朝夕

饘粥青山趙先生慰之以書曰確存孝忱尚持齋禁是
可以敦薄俗是可以範後人凡在見聞莫不感動然創
鉅痛深形羸髮變非飯無以敵暑非味無以強餐大事
未終一疾其可若使夫人之尚在忍見季子之如斯事
死如事生愛身即愛母願俯從於常制非苟徇于羣言
鼎翁復書曰重憫其形髮之變明示以古今之宜感泣
不能自己徬徨莫知所爲暮年鷄黍之歡又成昨夢終
身羊棗之慟莫可名言莫由置者饘粥之食所未忍者

肥甘之謀抑此特居喪之末何足蒙勵俗之褒力辭不
允其篤孝純至又如此竊觀古今忠孝固有其人而忠
孝之得兩全者鮮矣鼎翁獨全于一人非得于天之厚
者其能然耶鼎翁學行揭文安公歐陽圭齋先生序文
載之詳矣予亦自幼時聞諸父師曰鼎翁之學之正見
於著述鼎翁之行之力顯于忠孝誠爲宇宙竒士乃所
願則學鼎翁也予晚輩後學鑽仰不足雖幸私淑彷彿
一蹴于臣子之職尤有慊焉庶幾殘息致臣而歸至謁

忠節之祠詣先賢之宇見諸鄉之忠臣義士名公鉅儒
皆得以俎豆其間惟鼎翁未與仰而嘆曰登俎豆於前
者公而當繼俎豆于後者私而蔽嗚呼鼎翁死國之志
即丞相死國之心丞相死國之心即鼎翁死國之志丞
相有可死之地則致命而遂志鼎翁無可死之地故以
言而建極死則建功業於當時言則立綱常于萬世言
與死其義一也俎豆何愧焉鼎翁不與果學行有未及
乎抑後世有未聞乎噫可惜也可嗟也予恐久而湮沒

其善遂纂其忠孝之實合爲一傳以俟後之闡幽者而
尚進之云時正統丙寅孟冬望日後學李時勉書

讀吾汶藁

予舊聞有此書今始得見而讀之王梅邊先
生英風義概凜凜可想宋末有士如此作育
之效見矣撫卷感嘆因成一絕用發其意

養士恩深士氣豪豈分廊廟與蓬蒿梅邊節概秋雲聳
直統文山萬仞高國子祭酒三山林瀚識

永思菴記

永思菴者安成王君宜遠廬其親之墓而作者也宜遠之先君子是爲梅邊先生梅邊初入太學尋丁外艱自以不得與大人永訣終其身不願仕奉太夫人至孝三十年不懈太夫人亡廬墓者三年孝感昭著宜遠天性純篤才氣超邁被先生身教世以孝行聞鄉里先生疾晝夜扶持衣不解帶者二年先生沒慟至嘔血幾絕乃蘇既葬結草如繭寢處在墓哀至悲泣苦草爲腐風雪

豺虎不避久之母命再三乃歸服闋猶不食醯醬蔬菜
今宰木已拱言及其父哀如初喪每食稍甘必遣人馳
奉墓所歸乃就食里人表其阡曰白華所居曰永思然
皆非宜遠意也其友劉君省吾來京師具言永思菴之
所始謁余記之予之在京師也四方之士來謁爲其父
兄求記其樓居齋室者益多若永思菴者則友人懼其
行之無聞于世而記之者也孟子言五十而慕者於舜
見之曠千百世而見一五十慕親之人至終身之慕猶

推而知之則孝子之永思不既難乎梅邊與先君渤海
侯爲同舍而又同甲有通家之好感良友之誼記不得
辭宜遠名留孫弟初遠名壽孫孚遠名敏孫來遠名州
孫學行皆能肖其父兄云翰林學士歐陽玄撰

先祖宜山公遠居士墓誌

嗚呼不肖不天久矣七歲而哭父十歲而哭吾祖又
五年始克奉吾祖以葬可無一言以誌其壙吾祖性穎
悟讀書過目成誦終身不忘詩文援筆立就早從曾大

父梅邊先生遊鄉校須溪劉先生中齋鄧先生諸名公
皆一見器重曾大父以盛德重望所至衣冠雲集吾祖
侍左右候辭色隨所施設必臆合親意閒居酬物酢務
娛賓嫻結公上皆諧俗適宜父子兄弟絃誦觴詠自爲
知己如是者餘三四十餘歲大比兄弟非有故約赴場
屋曰得失不計吾以奉親歡先廬火旋爲華堂曰非求
自安吾奉親是亟泰定甲子春曾大父寓城變故病竭
力葵致哀水漿不入口者連日兄弟遵治命以宋國學

生衣冠歛癖踊孺慕痛不可聞蔬食飲水不沐浴不鹽
醢蔬菓朝夕奉几惟上盥漱茗膳如生終三年纍然骨
立苦塊為腐又曾大父歸來阡意不忍圖身富貴置
親于遠卜葬屋東廬墓禮如在殯事曾祖母益盡其心
進甘旨候安否無一日懈歲租得錢券必以奉惟所用
卒未秋丁艱禮喪兼盡如居曾大父及先父背棄吾祖
報復除期最小子于成年短于心哀哉吾祖自親喪以
來至沒十六年間服縗絰者過半雖免喪衣不帛食不

甘花時月夕非對客常孤懷憂處悵悵如失少壯皆盡
生孝之日衰老皆盡死孝之年古人所謂純孝非歟先
是當路公論擬以先祖再世孝行聞謂宜旌表吾祖以
爲事親人子分內事且吾親生不求聞死而聞之非親
意也力止之曾大父常造東界渡浮梁濟涉買田築菴
以爲永久吾祖一奉先志歲必修葺無替平昔所爲詩
文若干卷藏于家諱留孫字宜遠曾大父長子也娶劉
氏諱詢壽同邑叢桂劉堯齋之女生前至元十五年戊

寅六月二十五日以至大三年庚戌七月十三日先逝
初葬欽風鄉南社背子一諱瓌中字德彰娶賀氏女一
淑靖適劉堂孫一即小子開玄也生前至元十六年己
卯十一月初十日歿後至元五年己卯九月十七日若
世系則有桂隱劉先生所爲曾大父行狀畧碩揭太史
墓碑在至其不朽則擬求當世大手筆以傳茲姑述其
近似焉嗚呼小子何足以知之蓋自能言侍祖訓知其
彷彿長得之諸叔祖師友之教云卜以至正二年癸未

歲十二月二十九日辛亥遷祖母之喪合葬于欽風鄉
之南藏領山午丁向子癸嗚呼小子非吾祖無以至今
日泣而書是于壙尚思言之承重孫開玄泣血百拜謹
誌

圭齋先生所撰八世祖宜遠永思菴記先達附之於吾
汶藁久矣時未知有誌也暨嘉靖己丑冬墳被殘傷重
加修理幸而又得其誌于塚仁孝畢具而記之所謂廬
墓者亦在焉是用敢併附之俾論世者庶有以得其實

云八世孫宗之頓首謹識

跋吾汶藁後

右吾汶藁若干卷宋季梅邊王先生之所著也先生諱應梅字鼎翁別號梅邊最後更名炎午安成南汶源里人也世敦詩書宗孝弟至先生博學雄才尤爲當時所推重咸淳甲戌補太學生丁父憂家居又明年而臨安陷矣迺持牘謁文丞相勸其盡毀家產供給軍餉以倡士民助義之心募淮卒叅錯戎行以訓江廣烏合之衆

丞相嘉納留置幕府已而以母病請歸未幾而丞相被
執先生作生祭文以速其死自是杜門却掃益肆力于
詩文乃更其名並名其所著曰吾汶藁皆示不仕異代
之意也其藁在元初諸名公多有序跋後遭兵燹遂致
散逸間有傳錄其一二者皆殘編斷簡豕魚殊甚先生
之裔孫華常遊郡庠恐其愈久而愈訛也迺繕寫鈇梓
以垂久遠又取楚國歐陽公揭文安公所著序跋冠於
首復屬宣識其後嗚呼先生之文歐揭諸公論之詳矣

小子安敢置喙于其間哉惟是更名與所以名藁之意則未有及之者故特著之禮曰先祖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華能表章先生之文具亦王氏之佳子弟歟宣先生鄉後進也私家相去僅二十里先祖母先生之族子也而先姑又歸先生之六世孫若瑜嘗拜墓下及觀先生廬母墓之遺址高山仰止非一日矣今得托名于文藁之末豈非幸哉弘治辛亥正月人日賜進士出身資善大夫南京工部尚書前翰林學士修

撰太子諭德南京太常寺卿掌國子祭酒事吏部左侍
郎經筵講官同修國史里晚生劉宣頓首謹識

題吾汶藁後

鄉先達汶源王鼎翁先生名應梅鼎翁其字也宋季時
以明經補太學生尋以父憂母病家居且時不可爲矣
遂更名炎午號梅邊學者稱爲梅邊先生文學德行兼
備者也其邃於文學則有吾汶藁文安揭公圭齋歐公
序之其優于德行則有忠孝傳古廉李公時勉撰之其

宋賢之名又載于大明一統志書嗚呼先生雖死猶不死也先生去今二百餘年而文行之名彰彰在人耳目世豈多得者耶其裔孫華字懋確讀書學古慮祖善晦既採集先生散逸之文彙爲一帙謁大司空劉公紹和序之將鉅梓以傳尤汲汲以先生未得與從祀之列爲歎而古廉李公於忠孝傳末亦深致此嗟噫先生文章有藁忠孝有傳殆將與日月而爭光貫金石而不朽祀不祀何憾焉然盛德不祀實爲闕典以此華等力請不

懈弘治辛亥冬蒙臺省諸公可其請而提學僉憲黃公仲昭尤力贊之乃舉先生從祀於本縣鄉賢之祠自是先生得與吾邑諸先達聚首于一堂論心于千古又得與信國文公肝胆相照于百里之內亦可謂盛矣吁隱於昔而顯於今豈亦有所蔽而然歟天下公論有在亦有終不可得而蔽歟抑亦潛德之幽光待其人而後發歟華等是舉也上有以昭國家之盛典下有以伸先生之屈志又表吾邑之多賢一舉而數善並晚生末學不

足以知先生者特因筆之

跋重刊吾汶藁後

族祖梅邊先生平生詩文無慮數百千自元季兵火族
之譜牒遺墨散棄幾盡至宣德間里人撤復壁僅得是
錄豈得全牛一毛而虫鼠啗蝕之餘加以謄寫之謬魯
魚亥豕郭公夏五殆不成誦而初刻者以未讀霍光傳
竟踵訛以入讀者病之予繼博采善本及凡錄有畸篇
單牘皆集相叅訂多歷年所乃始可誦而慊者或寡竊

謂公之學之博才之瞻文行之卓異歐揭二公及諸前
哲發之詳矣但論文不計其有益于風教與否而惟竒
是尚則譬之寶空青赤箭而賤布帛菽粟矣果何補于
民生耶公之文味其古道盛心其五典可叙夫豈世之
嘲俳滑稽如泥車瓦狗同一戲劇而何關于世教也哉
儀曹姪偉閱之欲以壽棗故敬題以昇之正德二年三
月朔日裔孫懋再拜謹書

書重刊吾汶藁後

右宋廬陵王先生集九卷弘治辛亥先生八世孫華嘗刻之於木後華之族弟懋復加參考正其譌舛始爲完書南京禮部主事偉於先生爲九世從孫近得懋所遺本其中表弟知六安州劉君天澤見之爲重刻以行劉君以予進士同年而禮部亦同年也俾有以識之予少嘗閱文丞相集得先生祭丞相文讀之毛髮竦動以爲先生忠義當不在丞相下今而得覩其文之全豈非幸哉第惜夫先生丁宋季之衰所抱負者鬱而不施而

止于一太學生也雖然言者心之聲士之識也昔蘇文忠公謂諸葛武侯出師二表與伊訓說命相表裏蓋不必博求武侯之文而二表固足以盡之矣先生文之祭文公者傳於天下後世人誦習其言仰之若景星靈鳳則先生之文不在其多而况有集如是者哉王氏叔姪之章顯其先劉君之好賢以成其志皆所以爲忠義勸也抑聞之文公鄉有特祠當時督府之士多俎豆其間而先生乃獨不與顧非一闕典耶因識先生之集故併

及之正德丁卯十月十有七日承德郎南京兵部武庫
清吏司主事蘇臺都穆敬書



吾汶藁卷十